

唐代诗文论集

王辉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代诗文论集

王辉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诗文论集/王辉斌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7-19391-8

I. 唐… II. 王…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文集 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①I207.227.42—53
②I207.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2206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7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391-8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我研究古代文学始于1977年，当时主要是研究李白，之后由李白而孟浩然而杜甫，并由盛唐诗人而全唐诗人，再之后则由“唐代文学系列”而“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且直至于今日。1980年，我撰写了第一部书稿（《李白乐府译评》）；1983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孟浩然诗之“卢明府”考略》）；1984年，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李白〈蜀道难〉探索》，四川江油）。这三个第一，在我整40年的学术史上，早已是打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的。所以，在此后数十年的学术岁月中，无论是从专精的角度出发，对唐代文学所进行的种种研究，抑或是着眼于广博的范畴，所独创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都是于其有着很深的渊源的。而其直接启发之所获，则为：“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编年为先。”正因此，考据学、文学文献学、文学史科学，以及辞章、义理等，即构成了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不二法门。而这不二法门的最关键点，就是“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这九个字对于微观考证是如此，对于宏观论析亦是如此。

以我数十年的研究经历与经验言，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高度统一。之所以会有如此认识，是因为我历来认为，这两个“意识”是检验一份成果、一本著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最有效手段。而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其是否博览群书而又细读文本，是否具有洞幽烛微的学术眼光，是否具有敏锐的思辨能力，是否具有超前的学术悟性，以及其学术潜质与学术功底如何，等等，深谙此道

的读者，是均可从其著作中的两个“意识”之有无得以管窥的。正因为我对这两个“意识”的认识是如此，所以，我在数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在所出版的 25 种、近 1000 万言的学术著作中，即努力地在向这方面靠拢，努力地在向这一高度拉近距离。至于所取得的成效究竟如何，读者从《王辉斌学记》（2012 年版）中之《著作评论选》与《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 年版）中之《书评篇》所收录的 43 篇文章中，自是可以一窥其端倪的，而无须我在此饶舌赘言。

这就涉及出版在即的这本《唐代诗文论集》了。这是一本专门研究唐代诗文的论文集。全书除附录外，主要由“唐诗探论”与“唐文考论”两部分组成，所收论文各有 13 篇，连同附录 5 篇，共 31 篇。其写作时间，最早者为写于 1988 年春之《唐宋散文综述》一文，最迟者则为撰于 2017 年 3 月的《读张九龄诗札记》一文，前后凡 30 春秋。此则表明，收入本书的 31 篇论文，其时间跨度是相当大的。从研究的对象以论，本书的“唐诗探论”与“唐文考论”两个部分，虽于我的“唐代文学系列”关系密切，但也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不无关系。我的“唐代文学系列”，就已出版的著作言，主要有《孟浩然研究》《孟浩然新论》《王维新考论》《李白求是录》《李白史迹考索》《杜甫研究论丛》《杜甫研究新探》《唐代诗人探赜》《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等，仅就这些书名来说，作家（诗人）研究乃为其重点所在，而本书的“唐诗探论”，则属于专门研究作品（诗歌）的范畴，因之，其“补阙”之功自是不可低估的。而在“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方面，《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四大奇书研究》《明清戏著史论》《唐后乐府诗史》等已出版著作所表明的是，我的“打通关”主要是建立在诗歌、小说、戏曲三个方面的，即从文学四分法的角度言，其中所存在之散文空白，正好由“唐文考论”予以填补。如此，则文学史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这“四大金刚”，我均进行了程度不同之涉猎。

本书的“唐诗探论”，所选择的一些研究对象，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属于对唐诗现象的专论，如《论唐代的诗序合一现象》《论唐诗的

制题艺术》《论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演进》《论唐代的佛境风物诗》等。其二则属于对唐诗题材的研究，且以诗人个案为主，如《论“初唐四杰”的乐府诗》《论王绩的婚姻诗》《论杜甫的节气、节俗诗》《论张祜的题咏诗》《论杜牧的登高诗》等。前者重在于唐诗中某种文学现象作归纳总结的同时，以对其发生、发展、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阐述；后者则有选择性地选取了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虚拟边塞诗、乐府诗、婚姻诗、节令诗、题咏诗、登高诗等，以进行鸟瞰式的观照与透视，并由此及彼地涉及了诗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行为、情感风貌等多个方面。这两种类别的“唐诗探论”，为人们深入认识唐人唐诗，以及对唐代诗人心路历程、精神世界、审美趣味等之进一步了解，均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数据”。而且，这些“探论”的对象，大多为本书所独家涉笔。

本书中的“唐文考论”，主要是针对初、盛唐时期（以初唐为重点）的散文所进行的“考论”。在“考”的方面，有《读骆宾王散文札记》《读张九龄散文札记》《王维“与裴迪书”辨识》等文。这些“考”文对存在于骆宾王、张九龄、王维等人散文中的相关错误，首次进行了具有个案特点的辨正，并解决了其中一些较为实实在在的问题，如对骆宾王散文题目（主要指职官）的订正，对张九龄散文关于唐代“十道”与“十五道”设置时间的考辨等，即为其例。而在“论”的方面，既有对具体作家散文的分论，如《王勃散文综观》《卢照邻散文论略》《陈子昂散文述论》等，也有如《初唐散文的发展态势》这样的综论。分论与综论的互为关联，使得初唐散文发展的脉络与特点得以较为立体之显现。其中，最值注意的是，无论是分论抑或综论，本书都是将其建立在“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散文”两大类别上的，且又以后者为重点。之所以作如此认识与论述，主要在于能契合初、盛唐散文发展的实况。从总的方面讲，有唐一代的散文，“非文学性散文”乃为其大端，这从一部《全唐文》中即可准确获知。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本书“唐文考论”之论，则又首次将其分为了“诏制类散文”、“书疏类散文”、“表序类散文”、“碑志类散文”、“议论类散文”等类别，并对其各自的特点作了简要述说。而不同生活

经历、文化背景的作家之散文，其特点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之，本“考论”即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予以观照，如具有“大手笔”之称的张说的“碑志类散文”，即为其例。而在散文成就方面与张说不相上下的李邕，“考论”除了对其逸文进行了首次辑佚之外，亦对其“碑志类散文”进行了多角度透视。凡此种种，均为本书对唐代散文“考论”之所在。

从总的方面讲，本书之于唐代诗歌与唐代散文的研究，虽然是各由13篇论文所组成，但所涉及的具体研究对象，却是相当丰富的，而其之所获，自然也是甚为可观的。不独如此，其中有些论文发表后，还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唐诗探论”中的《论唐代的诗序合一现象》一文，即为其例。此文最初为我于1993年9月应山西师范大学陶本一校长邀请在该校中文系所作学术报告的一份底稿，后来稍作修改，并以《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唐代诗序体鸟瞰》为题（参见附于文末的“说明”），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之后，该文不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8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4期、《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5年辑等，或全文转载或摘载，而且还有多位博士生受其启发，以唐代诗序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并获答辩通过。此外，《论唐诗的制题艺术》等文，也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所全文转载。另有多篇为提交给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并为大会论文集所收录出版。凡此种种，均为本书表现在质量方面的一种见证。这样说来，似乎有王婆卖瓜之嫌，但其却均为事实，故仅志之以为不忘，如此而已。

竟陵居士

2017年4月2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目 录

上编 唐诗探论

论唐代的虚拟边塞诗	(003)
论唐代的诗序体创作	(017)
论唐诗的制题艺术	(029)
论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演进	(043)
论唐代的佛境风物诗	(056)
初盛唐诗歌新笺	(071)
论“初唐四杰”的乐府诗	(085)
论王绩的婚姻诗	(098)
读张九龄诗札记	(109)
王昌龄诗中的几个问题	(123)
论杜甫的节气、节俗诗	(137)
论张祜的题咏诗	(152)
论杜牧的登高诗	(166)

下编 唐文考论

初唐散文的发展态势	(181)
王勃散文综观	(196)
卢照邻散文论略	(209)

读骆宾王散文札记	(223)
陈子昂散文述论	(237)
论张说的碑志类散文	(251)
读张九龄散文札记	(266)
李邕及其散文考论	(281)
关于王维的三篇散文	(295)
王维“与裴迪书”辨识	(308)
李白散文中的典故运用	(319)
梁肃及其散文面面观	(332)
唐宋散文概述	(346)

附 录

唐代科举制度概说	(375)
辛文房《唐才子传》考略	(383)
《唐才子传校笺》疏误	(398)
《孟浩然襄阳诗译注》序	(412)
郁贤皓《李白丛考》商榷综述	(416)
后记	(425)

上编 唐诗探论



论唐代的虚拟边塞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唐是一个边塞诗高度繁荣发达的国度，而盛唐边塞诗则更是其中的一座艺术巅峰。据对《全唐诗》的不完全统计，大凡有一卷诗传世的唐代诗人，几乎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边塞诗，且其风采各具而又特点各异。这一实况表明，唐代诗人之于边塞诗的创作，乃是具有相当的热情与欲望的。而边塞诗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又是诗人们赴边报国与建功立业理想的一种具体反映，所谓“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高适《送董判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王昌龄《从军行》其六）等，即足可证实之。所以，边塞诗的繁荣与发展，与诗人们建功立业于边塞的欲望、对边塞生活的向往等，是均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而诗人们不同的行止与举措，又催生了不同类别的边塞诗，从而使得边塞诗的形式更为多种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对于唐代的边塞诗，我在《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四节中，曾以王维边塞诗为个案，首次将其分为了三种类型，即亲历边塞诗、送别边塞诗、虚拟边塞诗^①。所谓“亲历边塞诗”，是指这类边塞诗之所写，皆为诗人们在边塞的所见所闻，其既真实可信，又亲切感人，且现实感极为强烈，如岑参《银山碛西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而“送

^① 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四节《王维的边塞诗》，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57—270页。

别边塞诗”，是指被送者与送者之间，一欲从军边塞，一在作者家乡或他地以诗相送，并于诗中引用了与边塞相关的事典、语典（送者在边塞、被送者由边塞东归之类的边塞诗，不在此列），如孟浩然的《送陈七赴西军》《送告八从军》等。“虚拟边塞诗”则是指诗人虽不曾到过边塞，但却依据有关资料的记载或传闻所创作的边塞诗，且多依乐府旧题而为，如王维《燕支行》《陇头吟》等。着眼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言，虞世南为唐代此类乐府诗的开先河者，卢照邻则继而为之，且后来者居上。对于唐诗中的这三类边塞诗，前两类多为研究者所关注，且成果甚多，本文则主要对后者进行观照与论析。



据对《全唐诗》的检索可知，以编辑《北堂书钞》而著称的虞世南，为唐代写作虚拟边塞诗的第一人。又据两《唐书·虞世南传》所载，知虞世南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是隋、唐交替之际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全唐诗》卷三十六著录虞世南诗一卷，《全唐文》卷一三八著录其文一卷。但综勘两《唐书·虞世南传》，以及《全唐诗》《全唐文》中之虞世南诗文可知，虞世南一生并没有赴边出塞的经历，则《全唐诗·虞世南集》所著录之《从军行二首》《拟饮马长城窟》《出塞》《结客少年场行》4题5首边塞诗，乃皆为虚拟边塞诗之属，当无可怀疑。而且，这4题5首边塞诗，就其诗题言，全为乐府旧题，是典型的具有虚拟特点的“乐府边塞诗”之属。而在唐代，以乐府旧题进行边塞诗创作者，是不需要作者有赴边出塞的亲身经历的，如高适《燕歌行》即为典型的一例。据此诗“并序”的记载，高适之所以在开元年间创作了这首《燕歌行》，是因为一位“客”自边塞还后将所作《燕歌行》送给高适，高适读后“感征戍之事”，而以“和”的形式创作了这首《燕歌行》。高适“并序”中的这位“客”，经考察，知其

乃为与高适关系甚笃的诗人贾至^①。所以，高适这首《燕歌行》的存在表明，不曾赴边出塞的诗人，也是可以创作边塞诗的。

虚拟边塞诗在唐代，自虞世南始，便逐渐为当时的诗人们所接受与雅好，以至于成为一种创作时尚，待到“四杰”生活的时期，则形成了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从诗体形式与诗歌题材的双重角度言，“四杰”堪称为虚拟边塞诗在初唐时期的一个重要诗人群体，这不仅因为其中的卢照邻、杨炯均介入了边塞诗的创作，而且虚拟边塞诗的数量也较为可观。以卢照邻为其例，其集中即有整 10 首这类边塞诗，其依序为：《结客少年场行》《刘生》《陇头水》《雨雪曲》《昭君怨》《梅花落》《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②。数量之多，在初唐近百年的诗歌史上，无人可与之相比。中华书局点校本《杨炯集》收有 4 首边塞诗，即：《从军行》《出塞》《紫骝马》《战城南》。据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可知，综卢照邻、杨炯一生，二人都不曾有过赴边出塞之行迹，则这 14 首边塞诗之所写所述，皆属对边塞生活之虚拟，即其皆为虚拟边塞诗之属，也就不言而喻。若将虞世南的 4 题 5 首一并算上，则已知的初唐虚拟边塞诗，已有 3 位诗人的 18 题 19 首。

盛唐是虚拟边塞诗的一个巅峰阶段。由于受“开元盛世”或者说“盛唐气象”的影响，当时一些年轻的诗人们，几乎都产生过欲从军边塞建功立业的念头，但据一部《唐才子传校笺》与已行世的数十种唐人年谱类著作可知，唐代真正到过边塞的诗人却并不多。虽然如此，借乐府旧题以创作虚拟边塞诗，在当时却形成了一股创作新潮，且参加创作的诗人之多，乃前所未有。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可确证不曾赴边出塞而又创作过虚拟边塞诗的诗人，且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者，其数量也非少许。为便于认识，兹略举数人：崔国辅（王辉斌《唐代诗人探赜》）、

① 具体参见拙著《唐代诗人探赜》第五章第二节《高适〈燕歌行〉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7—244 页。

② 此据中华书局 1980 年点校本《卢照邻集》所列举。

王维(王辉斌《王维新考论》)①、李白(王辉斌《李白研究新探》)、李颀(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杜甫(郭沫若《李杜年表》)、储光羲(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刘长卿(储仲君《刘长卿简表》)。仅就此7人而言,其所创作之虚拟边塞诗为:《从军行》(崔国辅),《燕支行》《从军行》《陇西行》《出塞作》《陇头吟》《老将行》(王维),《塞下曲六首》《塞上曲》《从军行》、又《从军行》《军行》(李白),《塞下曲》《古塞下曲》《古从军行》、又《塞下曲》(李颀),《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杜甫),《从军六首》《代边将有怀》(刘长卿)。另有高适的《燕歌行》1首,共计21题、诗43首(诗人8位)。这些边塞诗,其实只是盛唐虚拟边塞诗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单就这些诗人诗作而论,可知盛唐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虚拟边塞诗。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还推出了一系列连章体组诗,如李白《塞下曲六首》、杜甫《前出塞九首》、刘长卿《从军六首》等,从诗体形式的角度言,这些组诗的问世,对于虚拟边塞诗形式发展的引领、表现领域的拓展、组织体系的建构,都是极具影响与助益的。还须指出的是,在盛唐诗人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创作现象,即曾经赴边出塞的诗人,除了创作亲历边塞诗外,也曾创作过虚拟边塞诗,如上所举高适《燕歌行》,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这一实况表明,盛唐诗人之于虚拟边塞诗的创作,乃是途径多种、形式多样的。

据考察,中晚唐时期不曾赴边出塞而创作了虚拟边塞诗的诗人,亦为数非少,兹举其中的8人如次,以供讨论。其依序为:戎昱(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郎士元、李端、司空曙(皆据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李贺(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姚合、薛逢(皆据傅璇琮《唐

① 据王维《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诗,知其曾“监察塞上”,到过河西一带,但其《老将行》《燕支行》《陇头吟》等却并非写于此行,如《燕支行》题下有“时年二十一”之注者,即可证之。本文此处将王维归入“不曾赴边出塞而又创作过虚拟边塞诗的诗人”之列者,是就《燕支行》等诗而言,特此说明。

才子传校笺》)、张祜^①。这8人的虚拟边塞诗则为:《塞下曲六首》《从军行》《塞下曲》《塞上曲》(戎昱),《塞下曲》《听闻杨业者二首》(郎士元),《关山月》《度关山》《巫山高》《雨雪曲》(李端),《塞下曲》《关山月》(司空曙),《塞下曲》《雁门太守行》(李贺),《从军诗》《从军行》《塞下曲》(姚合),《凉州词》《狼烟》《感塞》、又《凉州词二首》(薛蓬),《塞下曲》《塞上曲》《昭君怨》《塞下》(张祜)。共25题32首,其中,诗题非乐府旧题者为3题4首,即《听闻杨业者二首》《狼烟》《感塞》。

以上通过对有关材料的爬梳与甄别,从初、盛、中、晚四唐中共选取了19位诗人的64题94首边塞诗,并且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边塞诗

① 张祜之于边塞诗的创作之况,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张祜》未及,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张祜行年考》、尹占华《张祜诗集校注·张祜系年考》虽有所涉,但却各不相同。谭考据《题宋州田大夫家乐·耿家歌》(《全唐诗》卷五一一作《听歌二首》其二)中“十二年前边塞行”之句与《冬日并州道中寄荆门舍》一诗,以及《旅次岳州呈徐员外》之“终怀函谷泥,定刻燕然石”一联,认为张祜此行乃“发自太原北行途中”,从军塞上一次,之后则是经“汾水关”“平原路”返还。时间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前。尹考则合勘张祜《所居即事》其五之“南穷海徼北天涯”,《耿家歌》之“十二年前边塞行”,《塞下曲》之“二十逐嫖姚”,认为张祜在22岁前后曾有过一次“边塞之游”,并认为,为谭考所据张祜此行从军北方的《冬日并州道中寄荆门舍》一诗,乃为一首伪作(按尹说是)。如此,则谭考所持之从军幽燕说(“定刻燕然石”),即无以成立。据《耿家歌》“十二年前边塞行”之句,可知张祜确曾有过一次边塞之行,但其方位却非为北方的幽燕一带,而是《耿家歌》第四句所言之“西去阳关”(此方向是到西域的)。所以,《耿家歌》之所言,是张祜对其曾“西其阳关”而“边塞行”的一种“夫子自道”式的纪实。虽然如此,张祜集中的《塞下曲》《塞上曲》《昭君怨》《塞下》4首边塞诗,却又并非张祜于此行所写。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4首诗所表明的时令皆为寒冬,且路程有“万里”之遥,其为同时之作即可以肯定;二是《塞下曲》之“分兵远征辽”与《塞下》之“西去受降城”,所标示的方位乃在北方一带(唐有东、中、西三受降城,其城址均在今内蒙古境内),即其与“西出阳关”的方位毫无干涉。所以,《塞下曲》等4诗之所写,与《耿家歌》之所写,并非一回事。而张祜又不曾两次出塞,则《塞下曲》等4诗为虚拟边塞诗者,当可论断。张祜的这一边塞诗创作实况,与高适虽曾赴边却又创作了《燕歌行》之实况,乃完全相同。正因此,本文此处即将张祜列入不曾赴边出塞而创作了虚拟边塞诗诗人的行列。

皆为虚拟边塞诗。如此，则有唐一代虚拟边塞诗之种种，皆可藉之以窥其大概，这对于唐诗史的撰写，应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二

虚拟边塞诗作为唐代边塞诗的品类之一，其虽然与“描写边塞自然风光，反映边塞生活”的主题密切相关，但其重点却在“虚拟”二字。就是说，虚拟边塞诗所描写、所反映的一切，如战争场景、奇异风光、将士生活、军旅情思等，都是因作者的虚拟所致，但这种虚拟，却又是建立在边塞现实生活“实有”这一基础上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的虚拟，其虽然借有关记载或传闻而为，且与边塞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但又高于边塞的现实生活。正因此，“虚拟”即成为这类边塞诗在艺术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请看戎昱《塞下曲六首》其六：

北风雕白草，胡马日骎骎。夜后戎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①。

《塞下曲六首》是戎昱著名的一组边塞诗，由于作者不曾赴边出塞，故其中之所写，皆为对唐军边塞生活的虚拟。此诗的重点是“边将心”三字，即诗中所写之敌情、景物等，都是为写“边将心”服务的。诗之开首以“胡马日骎骎”五字，交待了在“北风雕白草”的秋天，前方军情之紧急与形势之严峻；继而，则用“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两句，突显了前线“边将”的爱国情怀：这些“边将”之所以年复一年戍守于此者，是因为“自有卢龙塞”以来，这里的战争就不曾停止过。而“边将心”之

^① 戎昱：《塞下曲六首》其二，《全唐诗》卷二七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06页。